

十一月二日晚十時左右，師母電召告知梁先生病重住入中心診所加護病房。隨即趕往，只見梁先生滿身是管：鼻孔穿著兩條管、手足針著點滴管、還有導尿管，身體微屈，側臥於靠近落地長窗的病床上，神情萎靡，雙目半閉，眼臉圓鼓，望之慘然。乃趨前至床側握其手，手甚溫有反應，惟乏力，先生張目微動，欲有言，但疲憊不能出聲。旋護士小姐來調整管路，遂離床側，默立床尾注視，護士畢後隨護士先生小睡休息，不久即入睡，雖不沉而狀舒適，未幾時有咳，時而轉側，痰多時能自取紙，意識尚佳，潤濕痰紙在燈光映照下顯有微紅，似有血，丘彥明小姐告知月前在家中咳，曾有血。護士給鎖喉藥水後，咳一兩次後即停，漸漸睡去，直至半夜一時許，仍在好睡中，乃向梁大哥告辭，準備明早再來，翌晨九時許，王大姐志謙電告梁先生已於晨八時廿分離我們而去，聞下震動不已。及至病房，梁先生遺體已移臥於靠門口一側的床上，臉上身上管線均已清除，臉有點發青，在磚紅色床單和淺桔黃色毛氈襯托之下，更顯得淒慘！沒有枕頭，頭仰得很高，張着口，像是維持和氣掙扎的情狀，也像在呼喊著，還要再為國家社會貢獻三三年心願。先生在八秩大壽的慶祝會上說，他已經跑了八十圈，還要再跑廿圈的豪語，而今距八十七歲臘八，尚有三個月，還有十三圈還要多一點，沒有跑完，是國家社會的大損失。到此真實地看到巨大的遺體，領悟到梁先生確實離開我們，走了！遺失良師，不禁心痛，眼淚盈眶，踟躇走到靠門牆邊長條沙發上靜默地和大家坐在一起，我和梁先生由聞名而拜識，由生而熟而接近，前後大約廿五年，其間種種留下無限想念和回憶！

我生得晚，抗戰初期還是小學初中的年齡，而且又在南方，五四、新月故事，無由獲悉，及至遷台，始從同學輩中，及教課書上獲悉梁先生，也只知道梁先生是英文大師學問很好，漸長知道漸多，也都不過是一鱗半爪，但知道許多人很仰慕、很尊敬梁先生。由於我學的是應用科學，做的是工程上工作，俗云隔行如隔山，是不容易有機會拜識的。有幸在五十二年藉內子師徒因緣，拜晤了梁先生，我起初受社會一般人行拜晤的錯覺，以為學英文而且從外國留過洋回來的，都是盛氣傲物不可一世，不意一見之下，却是一位溫文儒雅的長者，閒話如家人，嚴肅中帶幽默，溫和潤澤，沒有一處顯露通博英語氣味，若不是早先知道還是國學大師，學貫中西也，稍後知道還是國學大師，學貫中西，真是良賈深懷若虛，君子盛德若愚！於是芥蒂冰釋，談話也見活絡，初以為愛屋及鳥之故，後悉許多中學生，英語

予可貴啓示，接受者獲益深淺，則憑個人領悟，梁先生對已畢業學生，一律以朋友看待，何況座上未必都是受業生，所以這類啓示的話，全在談話中隨機而生，很自然，像一般談話轉頭一轉，可是很有意思，有時以很談諧幽默語氣說出來，笑聲過後，許多至理名言，往往隨笑聲飄走！譬如說，好久以前，有一次在談話這類話題時，梁先生並沒有反對讀，但他說他讀古書，是要一句一句地用紅筆圈點，這樣才會澈底領會意思，有的書要想，不能快；以後又有一次說，論語是可以一讀再讀的書，讀論語要好好讀，一句一讀一點來讀，對做人做事做文章都有好處；並且說讀大部書，要規定每天讀多少頁，每天一

讀書之精之勤，這部書至十五巨冊，竟全部讀完，在今日有此毅力和有此恆心者，實難一見。尤其更難者，退休之後七十古稀之年，尚能如此，晚輩後學中之能不頓顛！我得書十五年來僅閱其中之四冊，閱而非讀也，說來慚愧！梁先生治學之有規律、恆心、毅力、細心、澈底，吾等實難望其項背，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，豹之一斑而已，堂奧則難以窺矣！就是這樣，所以退休以後才有大譯作和大著作，三種大部書及頗難以數計之文章傳世，真是老而益壯，若天子假年，尚不知心中所懷的還有多少大事要做！治學如此，生活亦莫不如此，每日晨五時稍早起床，出外散步約一小時，或略多，早點後即工作——包括閱

# 悼念梁實秋先生

● 陳纘文

問題每每寫信請益，梁先生均親自作復，經常有許多年輕仰慕者，渴望得沾時雨，有由門人先容引薦，有則輾轉重介而來，梁先生均不拒絕一一接見，令這些宮牆外望青年，如坐春風之中，來者初時多心懷畏縮，及歸則暢懷滿載。孔子有教無類，而古之大儒則多矯情矜持，乃有程門立雪故事，梁先生熱心後進，不時予以提挈，雖從教育界退休，却以另一方式教育有志青年，是以常有青俊流連左右，今日成名作家、記者、詩人，有不少曾在梁府，不自覺之間，沾得春雨，梁先生口角春風，對專程的問義者固詳為講解，並提供資料，但在平時閒坐時，亦經常在有意無意之間，給

定要做到，否則永遠讀不完。諸如此類的話不知凡幾，如以閒話來聽，那是閒話，出了門就沒有了。十五年前大概認為我有需要，梁先生給我一部他讀過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資治通鑑，這部書共有十五冊，每本都用舊牛皮紙大信封，拆開翻過來做書套包住，保護封面，外面用毛筆寫書名、朝代、和冊數，各本的字蹟大小和濃淡頗不一致，編冊數字有的用國字，有的用阿拉伯數字，很明顯地看出，不是同時候寫的，表示隨包隨讀，讀一本包一本寫一本，翻開各冊，紅筆聯珠處處可見，眉批、改錯散佈各頁，甚至連註中錯字改正也屢見不鮮，較厚數冊，訂線已見鬆散，可見

讀寫作，飯後小睡，下午會客，晚九時入睡，數十年如一日。說來容易，行之卻不容易，完全依靠個人之自律性，與堅毅精神，許多人往往充滿自信，貿然定下許多生活規律，朝氣十足，然而抗不過人類之惰性，不久就不了了之。尤其清晨早起，即使老年人亦非易事。他為人非常幽默，在說早上散步時，他說人到老了往往提不起足來，所以老人脚最要緊，一定要保持經常走動，每日走路不能停。這種說法是非常符合醫學道理的。接下去他說出一個故事，說他有一天早晨，在戶外人行道上散步，時間大約是清晨五時略多一點，天還沒有亮，忽然間，有一位警察過來，看了他一

下，就說：「老先生，天這麼早，行人很少，當心小偷！最好晚一點比較安全。」短短非常簡單的故事，說得十分生動，語氣神態令人入神，末了還加上一句說：「這個警察大概以為我是小偷，後來看到我老了，沒有把我逮走。」聽得大家哄堂大笑。此後就沒有這麼大早出門了。如此幽默的談話，（筆拙無法如情記述，所以看不出可以捧腹的地方。）在座者眉梢眼角都拂上春風，滿身和煦。

梁先生有幽默的一面，也有嚴肅的一面，平時幽默中往往表示嚴肅的另一面，嚴肅中帶有幽默，似乎在求平衡生活形態，以達中庸之道。他的嚴肅，在做事上表現得比較突出，他做事負責而嚴肅，一絲不苟，例如：他審閱一本有關山海經的著作時，一定要先把山海經這本古書，澈頭澈尾的讀一遍，雖然讀原書所花的時間，要比審閱所需時間多上很多，為了負責他是這樣做了。另外一件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，以他的清德，可能從未提過這件事，平常他只讚揚某人的好處，不說某人的缺點，假使為事實上需要，必須說出，往往隱其名，只說事實經過。

對於錢財，梁先生看得很淡、很豁達，不作斤兩計較，有的書局很刻薄，學生們很不平、很生氣，梁先生却笑笑地過去。同時他有個君子國的原則，他衡量自己寫的文章，在當今社會裡，應獲若干報酬，給多了他也不要，有一次某報社要他寫一篇文章，他寫了三、五千字，送來稿費十萬元，他認為不該這麼多，對方只好說，以後有便再寫一些稿就是了。他說報社坑人，要我寫東西，用這種方法。報社可能沒有這意思，是他太君子了，太有原則了。如果報社真的如此，那是用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手段，就不應該了。

梁先生獻身於國家社會是多方面的，各年齡層各有不同的事蹟，像廬山一樣，縱看橫看，左看右看，這樣看那樣看，處處都有值得讚揚和景慕的地方，

我所看的只是一個小小的角度，已經讓我無法作詳盡的記述，還有好大的面，和豐碩的整體，尚待生前好友、同事、門人、親人……分別記述。能夠集合教育、文藝各界，海內外記述出一專集紀念最好。

最後我們要感謝梁師母韓夫人，這十餘年來，照顧梁先生飲食起居，否則梁先生不會有安定的心理、充沛的精神

、健康的身體，以及充裕的時間，來完成中文寫作的英國文學史，和英國文學選兩部大著作，以及許多散文及譯作，甚或更早離開我們而去。

際茲發引前夕，僅就所知道的，記述一些梁先生素行，以為悼念，臨文依依不勝悲痛。

（本文作者係前台汽公司總經理）



梁實秋、陳文、陳秀英、僑儂合影